



冬奥观察

“勇敢者的游戏”女性不会缺席

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孔一涵

2月7日早上9点,18岁的杨硕瑞站在了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顶端。她从近48米的出发区正面滑降,放弃雪杖的辅助,不断加速。顺着4米高的起跳台一跃而起,杨硕瑞顶着凛冽寒风,流畅地转体抓板。然而,在空中转体720度后,她的落地有些不稳。观众们的心揪了起来:不算太高的难度系数,意味着分数上限已然确定,而失误则可能让情况雪上加霜。分数公布,38.25分。现场响起微弱的叹息声。叹息中,是惋惜,是心痛,是敬佩,唯独没有失望。当镜头扫过杨硕瑞时,即便隔着厚厚的面罩与头盔,观众们也能看清她脸上的淤血与伤口——在赛前热身训练的时候,她不慎摔倒受伤,医疗团队马上将她搀下场地处理伤势。在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因伤退赛时,她却坚定地重返赛场。不惧怕挑战,更不惧怕失败!第二跳,平转720度,40.50分。第三跳,平转900度,55.50分。每一跳都更出色,每一跳都在超越自我。

尽管杨硕瑞最终得分96分,已确定无缘晋级决赛,但现场观众仍然为她献上了如潮的掌声和欢呼。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的赛场上,观众们为每一次超越极限欢呼,也为每一次失误惋惜,每一位运动员都是挑战极限的巾帼英雄。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是名副其实的“勇敢者游戏”,运动员需要从一个近50米高的斜坡上下滑,顺滑、倒滑都可以选择,在助滑道上获得高速度,然后在斜坡的尽头腾跃,完成空翻、转体、抓板等技术动作组合。这套连贯的动作非常考验运动员观察以及自我控制的能力,同时也具有极高的危险性。仅2月7日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25名选手的三轮比赛,专业运动员们就已经面临20余次摔倒、失败,而几乎没有哪名运动员没受过伤病的困扰。2021年,谷爱凌在阿斯本训练时摔倒受伤,右手骨折、大拇指韧带撕裂、肩膀受伤。2020年,加拿大选手梅甘·奥尔德姆在训练时膝盖半月板部分撕裂。2019年,俄罗斯选手阿纳斯塔



2月7日,中国选手苏翊鸣(左)在夺得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银牌后庆祝。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/摄

朱易观众的加油声像给我的拥抱

西娅·塔塔利娜的膝盖前交叉韧带和半月板撕裂。……面对危险和挑战,女运动员们不曾退却。在赛后混合采访区,杨硕瑞摘下头盔,她的脸上仍残存着血痕,眼下的伤口清晰可见。比起成绩,观众和记者们更在乎她的伤势。“没事没事,问题不大,只要去医院缝个针就好了。”乐观的杨硕瑞反过来安慰记者。然而事实上,疼痛还是次要,杨硕瑞的伤口位于眼角处,对她的视线造成了影响。但杨硕瑞最终还是选择继续站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。“当得知冬奥会在中国举办时,我高兴得要死。能参加本次冬奥会,对我来说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。我希望能在接下来的项目,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中表现得更好。”杨硕瑞对记者说。从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,女性只能参加花样滑冰比赛;到1948年,女性可以参加滑雪项目,再到北京奥运会,女性运动员参赛比例上升到45.44%,不懈拼搏的女性运动员们闯出了一片天地,支撑起了冬奥会的“半边天”。一个个不惧怕伤痛、渴望挑战极限的女运动员证明了,危险绝不是将女性排除在外的理由。女性可以选择冰雪运动,冰雪运动也欢迎每一个前来挑战自我的人。正如谷爱凌在赛后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所说:“我想对所有的青少年们,尤其是女孩们说,希望大家去接触、去试试,去找到对冰雪运动的热爱。通过冰雪运动了解自己、挑战自己,去打破界限,去认识朋友,去做一些以前没有想到可以去做的事情。”冰雪运动这项“勇敢者的游戏”,女性不会缺席!

摘银创历史

逆风起飞!“翊鸣”惊人

第二轮竞争进入白热化,加拿大选手马克斯·帕罗特直接把比赛拉入90分区,以90.96分完赛,也让其他选手压力陡增。苏翊鸣的偶像马克·麦克莫里斯1620接1440接1440,比上一轮降低了难度但仍拿下80.85分,名次压住了苏翊鸣。继续最后一个登场,苏翊鸣顺利到达跳台区,起飞,1440、1620,全场第一个1800并稳稳落地!他在一片雪浪中滑向终点,捂着脸躺在地上。裁判打出分数,88.70!全场第二高分!第三轮比赛,帕罗特选择了安全完赛,36.56分;上一届冠军杰拉德最高分停在第一轮83.25分,第十位出场的资格赛第三名非茨西蒙斯连续三轮失意,苏翊鸣已确保保领奖台位置。第11位麦克莫里斯完赛后,大屏幕打出88.53分,现场提前爆发出欢呼。最后一轮,苏翊鸣连续两轮祭出1800,该轮获得66.58分,银牌落袋。“在比赛没结束那一刻,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会发生,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要做自己最好的一面,把自己最好的一套动作完成出来,这个是我今天最大的目标,不管是在第几趟。”身披国旗,手握特别版的“冰墩墩”,苏翊鸣的脸上写满幸福:“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祖国一直在背后支持着我,如果没有我的祖国,我拿不了今天的成绩。其次就是我的家人,我的每个朋友对我的支持,如果没有我的父母第一次带我尝试滑雪,可能今天我不会站在冬奥会的舞台上,站在领奖台上。我特别要感谢所有支持我关心我为我加油的人,这个成绩是我们大家一起完成的!”

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(记者王春燕 张寒 刘文婉)曲终,泪流。结束了女单自由滑节目,中国选手朱易再难控制自己,在冰面上掩面啜泣。对于流泪的原因,朱易说:“其实今天特别感动,也特别激动。节目中就开始想哭,到了尾声的时候就憋不住了,哭出来了。”朱易的感动来自于队友、教练的支持,来自现场观众的呐喊声和加油声。朱易说,比赛前她在更衣室换鞋,双人滑选手彭程进来给了她一个拥抱,“这让我觉得特别暖”。朱易还说,现场观众大声的加油声让她觉得“这个场馆没有那么大了,就像(他们)拥抱了我一下”。“因为在北京比赛,我能感觉到大家就像一个家一样,我特别想表现好。队友、教练、领队、朋友们对我特别支持,这个支持我能感受得到。”朱易反复说着让她感到温暖的瞬间。但也有很多声音让朱易感受到压力。“今天的压力是我自己给的,我想证明自己,因为昨天没做好,大家在网上说的还挺影响我。”朱易说。

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7日电(记者郑直 刘博 杨恺)7日的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第二轮,在“雪长城”赛道的最后一段跳台区,首度参加冬奥会的17岁小将苏翊鸣冲天而起,稳稳落地,以全场第一个1800度动作最终拿下银牌。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北京冬奥会首次雪上项目奖牌。经过6日的资格赛,12名选手晋级决赛,苏翊鸣凭借资格赛第一跳的86.80分排名第一晋级。决赛按照资格赛晋级名次顺序出场,每位选手共进行三次滑降,取三轮最佳成绩排名。出生于2004年2月18日的苏翊鸣是他们当中最小的选手,他用银牌提前为自己送上一份成年礼。相比于前一天的资格赛,选手们都升级了难度,从第六个上场的埃米利亚诺·乔齐开始,成绩就进入了80分区。苏翊鸣出发,依然是招牌式的前空翻下“烽火台”,随后1440接1620接1620完赛。在等候区他继续向观众比心,但表情也有一丝紧张。道具区表现不够亮眼,他拿下78.38分,暂时名列第四。上一届冠军、美国选手雷德蒙·杰拉德以83.25分领跑。

6日的团体赛女单短节目中,朱易发挥失常,排名垫底。网络上出现了很多相关话题,“朱易摔了”“朱易冬奥首秀不完美”“朱易谈冬奥首秀落泪”等话题迅速成为热搜,甚至出现“朱易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”“朱易不会说中文”等谣言。由于朱易从小在美国出生长大,2019年起开始代表中国参赛,所以她的中文并不地道。在7日的赛后混合采访区,朱易在接受中国记者提问时,组织语言有一定的困难。当有记者建议她可以用英语回答时,朱易轻声地说:“我不想说英文,我想说中文。”从中国花滑队确定女单参赛名单那刻起,朱易就一直处在风口浪尖,她所承受的压力之大超乎想象。

“我一直在提醒自己,其实奥运会就是一个比赛。跟选拔赛相比,选拔赛的压力其实更大,因为有国内的竞争对手,我们都有参加冬奥会的梦想。然后我成功了,我特别想在冬奥会上感受这个比赛。”朱易说。6日的比赛后,朱易只给自己打50分。“给今天打70分。跟昨天比感觉好一些,当然还有一些失误。但今天已经过去了,我希望调整好自己的状态,好好比赛。”朱易说。团体赛已经结束,各单项赛将陆续开始。朱易说,今天滑完后觉得是一种释放,因为有太大的压力,也因为内心有所期待。最后朱易再次感谢了所有支持她的人:“特别感恩,没有他们,我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。”



2月6日,中国选手朱易在比赛中。当日,北京2022年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女子单人滑短节目比赛在首都体育馆举行。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/摄

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孔一涵 发自北京2月7日,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举行赛时第三场例行新闻发布会。国际奥委会、北京冬奥组委相关人员出席,回答了国内外记者相关提问。

女性运动员参赛比例创新高

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从发布会获悉,北京冬奥会女性运动员参赛比例进一步提高,达到了45%,高于平昌冬奥会的41%,是女性运动员冬奥会参赛比例最高的一届。对此,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基特·麦康奈尔表示,每个女性运动员的参与都带来了系列连带效应,参与人数越多,就会有更多在女性运动员方面的投入,从IOC角度来说也会更广泛推动女性运动员参与冬季项目。近年来,国际奥委会积极推动“运动中性别平等”的理念,努力带动更多女性参与到体育中来。本届冬奥会包括51个男子项目和46个女子项目,共有2892名运动员参赛,其中女性占到1314名,北京冬奥会成为历史上性别最趋于平等的一届冬奥会。

更改赛程出于对运动员安全的保护

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杨树安表示:“体育竞赛组织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,不管是冰上的场馆还是雪上的场地,都得到了世界运动员的高度认可,也得到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认可。”2月6日,高山滑雪男子速降比赛因天气原因而延至2月7日进行。杨树安也分析了这背后的“更改”原因:“因为山顶的阵风过大,有可能让运动员的安全受到影响。为了解决这个潜在的风险,经过北京冬奥组委、国际奥委会、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OBS(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)共同研究,才做出的决定。”在杨树安看来,“滑雪运动本身就是一项包括了风险在内的大自然的运动。但人类也要尊重自然和自然规律。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保护运动员。”

女性运动员参赛比例创冬奥会历史新高